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27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概要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现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全国平民继续承受持续敌对行动的冲击。例如，该国东部的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目睹了美利坚合众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和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逐步结束，而此类行动已经导致哈金和巴胡兹(德尔祖尔)及其周边城镇和村庄摧毁殆尽。随后，这些地区涌现一波又一波的流民潮，数万名逃离的平民被带到临时定居点，包括 Al-Hol 难民营，使本已捉襟见肘的人道主义资源更其不堪重负。

与此同时，从 2 月开始，亲政府军为驱逐黎凡特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恐怖分子和附属武装团体而从伊德利卜、哈马北部、拉塔基亚和阿勒颇西部发起的空中和地面攻势急剧升级，摧毁了对平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市场、教育设施和农业资源，迫使数十万人逃离。

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包括新近返回者在内的平民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此外，在德拉和东古塔(大马士革农村省)的杜马提供的服务是无效的，剥夺了数十万平民获得水、电和教育的充分机会。

为了缩小最紧迫的保护差距，委员会向会员国，特别是向那些对交战各方予以支持的会员国，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建议。整个国际社会面对侵害数百万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的无数罪行，应当共同负起责任。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目录

页次

一. 任务和方法.....	3
二. 导言.....	3
三. 政治和军事动态.....	4
四. 保护平民.....	6
A. 德尔祖尔.....	7
B. 伊德利卜、哈马北部、拉塔基亚和阿勒颇西部.....	9
C. 阿夫林(阿勒颇).....	11
五. 持续冲突造成的影响.....	12
A. 阿夫林(阿勒颇).....	12
B. 政府控制区.....	13
C. 流离失所.....	14
D. 基于性别的伤害.....	17
六. 建议.....	18

附件

I. Map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20
II. Attacks in Idlib, northern Hama, Ladhqiyyah and western Aleppo	21

一. 任务和方法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0/17 号决议向理事会提交的本报告中，依据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7 月 10 日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调查结果。¹ 委员会采用的方法是基于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的最佳做法。
2. 本报告所载信息是依据在该地区和日内瓦进行的 291 次访谈。委员会收集、审查和分析了卫星图像、照片、视频和医疗记录。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来文以及联合国的报告也作了考虑。
3. 委员会获得并证实了一批可靠的资料，足以断定有合理理由可相信发生过所述事件，而且经确认的交战方犯有侵权行为。委员会认为，这些工作合乎证据标准。与受访者相关的保护问题进一步影响了委员会的调查。在所有情况下，委员会仍然遵循“不伤害”原则。
4. 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对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局讨论其调查结果持开放态度，尽管调查工作仍因无法进入该国而受到限制。

二. 导言

5. 将近八年来，委员会记录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在此期间，叙利亚冲突制造了无数不同的冲突环境，相应地，也使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面对各种严酷的现实。不同地区的侵权行为在规模和方式上也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在特定地区交战的行为者和控制该地区的行为者。在许多省份，尽管存在巨大的保护差距，平民仍在苦苦挣扎。弱势群体的苦难最为深重，如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少数民族。
6. 作为冲突的一个标志，平民继续在持续的敌对行动中首当其冲，包括在伊德利卜、哈马北部、拉塔基亚和阿勒颇西部。事实上，在本报告所涉期间，交战行动不断升级，摧毁了对平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市场、教育设施和农业资源，并迫使数十万人逃离。与此同时，该国东部(德尔祖尔)的平民目睹了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² 和叙利亚民主力量逐步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此类行动已经导致城镇和村庄摧毁殆尽。
7. 接踵而来是一波又一波的流民潮，数万人逃离德尔祖尔的战区，在临时定居点寻求庇护，使本已捉襟见肘的人道主义资源更其不堪重负。流离失所不仅导致平民获得资源的机会有限，而且导致服务在全国的分布不均。此外，长期流离失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特别是在大型难民营环境中，包括 Al-Hol, Ain-Issa, Al-Roj, Atma and Rukban 难民营，成千上万平民仍被困在绝望条件下的荒野中。

¹ 委员会委员为 Paulo Sérgio Pinheiro(主席)、Karen Koning AbuZayd 和 Hanny Megally。

² 2014 年，由 60 多个会员国组成的国际联盟联手与伊黎伊斯兰国交战，包括进行空中打击。

8. 无数其他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遭受迫害。例如，在黎凡特解放组织恐怖分子活动的伊德利卜，平民继续被非法拘留或绑架，并经常因表达不同政见而遭受酷刑。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平民，包括新近返回者，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骚扰、虐待和酷刑。

9. 虽然自冲突暴发以来，各种背景的叙利亚人都目睹了严酷的暴力，但妇女、女孩和男孩仍然因多种原因受到极大影响。叙利亚妇女越来越多地承担超越其传统角色的责任，而既定的性别不平等和伴随而来的性别伤害继续妨碍她们享有基本人权。此外，童婚、童工和强迫招募事件迅速增加，证明了舒缓财政制约的应对机制的无济于事。获得公民证件和出生登记也仍然很困难，这对全国无数的女孩和男孩造成损害，他们中许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饱受煎熬，无法接受教育。

10. 与此同时，任意拘留、绑架和强迫失踪的范围和规模，加上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以及缺乏有效的服务和难以提供公民证件，表明在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可持续回返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见 A/HRC/40/70)。为了满足回返者的基本需求，必须为重建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11. 为了缩小最紧迫的保护差距，政府军、武装团体和冲突各方必须为不受阻碍地向所有受交战影响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会员国，特别是那些对交战各方予以支持的会员国，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切实行动，因为面对侵害数百万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的罪行，它们应当共同负起责任。

三. 政治和军事事态

12.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重大军事行动主要限于两个战区，即伊德利卜省和德尔祖尔省。在其他地方，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叛乱，导致普遍不安全和低强度冲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继续，在某些情况下，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13. 在德尔祖尔，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的空中支援下，继续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从 1 月 15 日开始，在苏萨发生冲突后，民主力量将伊黎伊斯兰国部队沿幼发拉底河流域向南驱赶到其最后一个据点巴胡兹。随着军事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成千上万名平民，包括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经人道主义走廊逃离前线，被叙利亚民主力量转移到哈塞克省的 Al-Hol 难民营。3 月 23 日，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宣布结束了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领土上的统治。

14.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伊德利卜省、哈马省北部、拉塔基亚省和阿勒颇省西部卷入了军事升级，对平民的暴力激增。尽管沿这条轴线建立了非军事区，亲政府军仍在努力将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附属武装团体赶出该地区。³

³ 2019 年 1 月 10 日，黎凡特解放组织与民族解放阵线签署停火协议，停止了所有敌对行动，并允许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附属的“救国政府”将以前由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地区置于自己的行政管理之下。

15. 4 月下旬，整个非军事区的冲突和空中轰炸达到高潮。俄罗斯和叙利亚战机以伊德利卜和哈马周围农村的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附属武装团体的阵地为目标，而黎凡特解放组织和宗教组织守护者(Hurras al-Din)⁴ 则加强了对阿勒颇省政府阵地和胡迈姆空军基地(拉塔基亚)的报复性袭击。5 月初目睹了该地区 15 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轰炸行动。空袭还使叙利亚军队能够在伊德利卜非军事区的西南部向战略城镇 Kafr Nabudah、Qal'at al-Madiq 和 Huwayz 推进。5 月 26 日，叙利亚军队控制了有争议的城镇 Kafr Nabudah，放慢了推进速度。与此同时，针对 Kafr Nabudah, Khan Shaykhun, Ma'arrat al-Nu'man, Jisr al-Shughur 和 Saraqib 镇的空袭持续不断。对哈马北部和伊德利卜南部村庄和城镇的空袭和地面炮击破坏或摧毁了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亲政府军对黎凡特解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军事行动在本报告所涉期间继续进行。

16. 阿夫林(阿勒颇)的冲突动态也有所加剧，表现在针对平民的武装暴力和袭击方面。所谓的叙利亚国民军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武装存在，并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安全框架，设有行动和协调中心。与此同时，与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有联系的库尔德叛乱团体，如 Ghadab al-Zaytun 和阿夫林解放武装，对叙利亚国民军属下的派别展开了不对称作战。

17. 在政治上，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因前者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而持续紧张。今年 1 月，两国开始就华盛顿方面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热点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提议进行谈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宣布，根据土耳其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98 年签署的《阿达纳协定》，土耳其有权建立拟议的“安全区”。⁵ 俄罗斯联邦支持这一宣布，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声称，恢复该协议取决于安卡拉停止对武装反对派行为体的支持，并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撤军。

18.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居民的不满情绪加剧。自从政府在该国南部重建权力以来，秘密警察发起了一场针对前反对派人物的逮捕运动，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在德拉省，紧张局势在 3 月份竖立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新雕像时达到顶峰。抗议蔓延到 Tafas，导致在该地区部署更多的叙利亚军队。6 月，除了针对安全部队的持续抗议外，杀害前叙利亚自由军战士和政府士兵的事件也不断增加，此后，不安全状况更趋严重。

19. 在政治方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新特使于 1 月 15 日首次访问大马士革，会见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利姆，后者表示政府乐于与特使合作。2 月 28 日，特使举行了首次安全理事会通报会，概述了他与叙利亚、区域和国际行

⁴ Hurras al-Din 是一个与基地组织联盟的武装团体。

⁵ 1998 年 10 月 20 日签署的《阿达纳协定》请叙利亚当局在叙利亚领土上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并给予土耳其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军事干预的权利。

为体接触五个目标。⁶ 尽管特使作出了外交努力，但尚未就宪法委员会的组成和第一次会议的日期达成最终的一致意见。

20. 另一个重大政治事态发展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呼吁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戈兰高地的主权。叙利亚政府、阿斯塔纳保证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称这一举动是非法的。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宣布，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无效的，没有国际法律效力。⁷

21. 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攻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据称的伊朗和真主党目标。5 月和 6 月期间，以色列空军针对据称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火箭袭击，加强了对库奈特拉和霍姆斯南部亲政府阵地的攻击。委员会收到报告称，7 月 1 日，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农村省和霍姆斯省，据称导致了平民伤亡(见 S/2019/545)。

22. 7 月初，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改组了该国的安全机构。变化涉及主要安全部门的首脑，包括空军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刑事和政治安全局。此外，国家安全局局长 Ali Mamlouk 被任命为主管安全事务的副总统。

23. 同样在 7 月，叙利亚民主力量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以结束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确认和区分该团体中的男孩和女孩，并制定与招募和使用儿童有关的保护和纪律措施。

四. 保护平民

24. 经过七年多的残酷武装冲突，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全境敌对行动的最显著特征仍然是蓄意不遵守国际法。此外，交战各方继续无视或任意拒绝确保保护，包括保证向弱势平民提供持续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在本报告所涉期间，蓄意以平民居住区和受保护物体为目标的事件激增。

25.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清楚表明，该国不同地区的法治情况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公民仍然感到不安全，不受国家保护。例如，公民频频遭到绑架以勒索赎金或谋求政治利益，或被勒索和报复。那些失去财产或生计的人几乎没有诉诸司法的机会，而那些被拘留者有遭受虐待和在某些情况下被处决的风险。

⁶ 特使与叙利亚和区域行为体接触五个目标包括：(a) 启动并深化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反对派的持续对话，以建立信任和信心，创造安全、平静和中立的环境；(b) 通过与阿斯塔纳担保国、叙利亚各方和所有相关方的接触，促成针对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采取更具体的行动；(c) 动员广大叙利亚人向前迈进，促使他们参与这一进程；(d) 尽快召集有公信力、平衡和包容的宪法委员会；(e) 帮助国际各方深化自身对话，以实现可信和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共同目标，并具有国际合法性。见特使 2019 年 2 月 28 日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的安全理事会通报会。可查阅 <https://dppa.un.org/en/security-council-briefing-syria-special-envoy-geir-o-pedersen>。

⁷ 另见大会第 73/100 号决议。

⁸ 委员会首先确定了自 2012 年 2 月起即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存在一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见例如 A/HRC/21/50)。

A. 德尔祖尔

26. 在位于哈金的重大军事行动停止后(A/HRC/40/70, 第 16 段), 委员会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 继续对叙利亚民主力量开展的半岛风暴行动的最后阶段进行调查。调查这场行动是针对哈金以南地区, 特别是巴胡兹及其周围地区剩余的伊黎伊斯兰国小块地区。在整个行动中, 战斗的特点是联盟数百次空袭, 民主力量、联盟部队和伊拉克部队通过跨界行动进行的猛烈炮击, 有时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控制的领土上发起炮击。伊黎伊斯兰国分子盘踞在加固的堡垒或混杂于数以百计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中, 以反坦克导弹、狙击火力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加以还击。

27. 委员会继续调查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在半岛风暴行动期间进行的一系列空袭(A/HRC/40/70, 第 49 段)。这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例如, 1 月 3 日大约上午 7 时 30 分, 一系列空袭击中了一栋单层住宅楼及其附近地区。该建筑位于哈金以南 Sha'fah 中心以东一公里多的地方。对撞击地点(包括弹坑)的分析, 加上目击者描述喷气式战斗机发射火箭的证词, 使委员会认定, 空袭是造成损害的原因。⁹

28. 空袭造成 16 名平民死亡, 包括三名妇女、一名男子、三名男孩和九名女孩。大多数遇害儿童的年龄在五岁以下, 最年幼的受害者是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14 名受害者属于同一个家庭, 另外两名受害者是住在房子里的亲戚。两名男孩在袭击中幸免于难, 但受了伤。

29. 委员会收到并审查的证人证词、卫星图像和视频材料证实, 目标物体是 Sha'fah 郊区的一座孤立建筑, 距离下一组住宅建筑数百米, 位于主干道之外。虽然受访者证实 Sha'fah 确有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但委员会发现在实施攻击时没有迹象表明在该建筑较大范围内存在伊黎伊斯兰国分子或军事目标。

30. 委员会回顾了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此前多次攻击造成平民伤亡。¹⁰ 此外, 委员会注意到目标物体的孤立位置、绝大多数是儿童的大量平民伤亡以及目击者的具体陈述表明事件现场只有平民, 所有这些都与受攻击地区显然没有军事目标的情况相吻合。

31. 就这一事件获得的证据表明, 国际联盟部队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明确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委员会认为,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国际联盟部队可能没有将其攻击指向特定的军事目标, 或者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不区别地发动攻击, 造成平民伤亡, 这种肆无忌惮的攻击, 构成战争罪。¹¹

⁹ 2018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2 日之间, 多国联合部队(坚定决心作战行动)进行了 575 次空袭, 构成了在阿拉伯叙利亚境内的 1,147 次交火, 可查阅 www.centcom.mil/MEDIA/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View/Article/1734375/january-15-cjtf-oir-strike-summary-dec-30-2018-jan-12-2019。

¹⁰ A/HRC/37/72, 第 39 段和附件四(第 7-11 段), 以及 A/HRC/40/70, 第 46-48 段。

¹¹ 犯罪意图(*mens rea*), 例见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公诉人诉 Stanislav Galić, 案件号 IT-98-29-T, 2003 年 12 月 5 日的判决, 第 54 段。参见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 Volume I: Rules*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ule 156。

32. 到 1 月底，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推进速度放缓，原因是大量平民存在，其中往往包括逃离战区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妻子儿女。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收到报告称，1 月 29 日凌晨发生空袭，据称至少造成一名男子、四名妇女和三名男孩死亡。攻击发生在 Baghuz Tahtani 的 Moshan 地区，一群平民聚集在那里，正准备离开该镇。

33. 2 月 9 日，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以巴胡兹为中心的决战开始。当时，尽管估计数字相差很大，但在成千上万的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逃离该地区前往哈塞克省后，数百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多达一千名平民仍留在这块飞地内(见下文第 81 段)。经过数周的激烈战斗，巴胡兹被彻底摧毁，3 月 23 日，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从伊黎伊斯兰国手中全面解放作战地区。

34. 除了前线战斗之外，委员会还收到几份报告，说明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国际联盟部队提供的武装直升机空中支援下进行夜袭的情况，这些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例如，2019 年 1 月 4 日凌晨 1 点左右，对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 Kashmah 村进行的夜袭，造成多达八名平民死亡，包括五名男子、两名妇女和一名男孩，另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孩受伤。虽然事件的确切情况仍在调查中，但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显示，一些村民与在武装直升机的支持下的民主力量交火，导致数名村民丧生。当地社区认为这次袭击是针对部落成员而来，民主力量则声称他们是在反击村里伊黎伊斯兰国分子的攻击。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明文件显示，1 月 27 日，叙利亚民主力量向死者家属给付了 80,000 美元的赔偿金。

35. 在 4 月 25 日凌晨 1 点左右的另一起事件中，受访者描述了两架直升机在 Al-Daman 村上空盘旋时如何使用扬声器警告该村居民不得离家，不服从者将招来射击。目击者描述扩音器中声音如何下令某所房子的女性家庭成员离开，导致两名妇女和两名女孩走出家门并被戴上手铐。后来，房屋里的男子被命令离开。事件的确切演进正在调查中，但据报告手无寸铁的三名男子和一名孕妇遭到民主力量射杀。第二天，村民抗议民主力量，据称烧毁了民主力量的检查站。

36. 5 月 8 日大约凌晨 1 时，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国际联盟空军的支持下，在民主力量控制下的 Shahil 的 Al-Katif 居民区进行了一次夜袭。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描述尽管通过扬声器发出警告，但有三名男子离开住房，随即被射杀。据报道，该镇愤怒的居民开始与民主力量发生冲突，导致了交火。这次行动造成六人死亡，另一人受伤，激怒了居民，并在第二天引发大规模抗议，其间一名男子意外死亡，当时民主力量的士兵是在检查站附近向空中鸣枪示警。

37. 除上述事件外，当地居民抗议德尔祖尔省普遍存在的腐败、勒索、缺乏服务和安全以及民主力量的官兵滥用权力。目前的局势因伊黎伊斯兰国的继续存在而进一步恶化，平民陷入人道主义困境，获得保健、教育和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自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国际联盟停止军事行动以来，一支化整为零的伊黎伊斯兰国部队参与了小规模叛乱，在德尔祖尔省进行了多次袭扰和暗杀。

38. 上述事件表明，叙利亚民主力量和担任支持角色的国际联盟部队在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阶段并没有采取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B. 伊德利卜、哈马北部、拉塔基亚和阿勒颇西部

39. 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于 2018 年 9 月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由伊德利卜、哈马北部、拉塔基亚和阿勒颇西部地区组成的非军事区，这为实现停火带来了希望。然而，该地区的敌对行动却出现了两波大的升级，第一次是在 2 月中旬，第二次是在 4 月底。在编写本报告时，整个非军事区的空中和地面进攻继续造成毁灭性影响。¹²

40. 2 月至 7 月期间，位于非军事区的黎凡特解放组织成员和 Jaysh al-Izza 激进分子向阿勒颇和哈马周围农村的政府控制区发射了一连串火箭弹，致使数十名平民或受到威胁，或死亡和伤残(见例如 S/2019/462)。黎凡特解放组织恐怖分子同时使用无人驾驶飞行器(或“无人机”)袭击拉塔基亚省亲政府军的阵地，包括胡迈姆空军基地。¹³

41. 4 月 7 日，例如，驻扎在加布平原(哈马北部)的 Jaysh al-Izzah 武装派别成员向 Masyaf 区(哈马)发射火箭，击中了国立医院。这次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六名平民死亡，另有 20 人受伤，包括医务人员、病人和儿童。第二枚火箭同时击中了国立医院旁边的私人住宅。

42. 同样，6 月 16 日晚 11 时左右，驻扎在 Khan Toman (阿勒颇省)的黎凡特解放组织恐怖分子向阿勒颇省南部农村的 Al-Wadihi 村发射了至少十几枚 120 毫米格拉德火箭。攻击造成 13 名平民死亡，包括四名妇女、五名男子和四名儿童，当时他们都在庆祝婚礼。

43. 上述攻击的特点是不加区别地向人口稠密的平民区进行间接炮击，没有明显的合法军事目标，对哈马和阿勒颇周围农村的居民造成恐吓。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合理的理由相信，Jaysh al-Izzah 和黎凡特解放组织的激进分子犯下了发动滥杀滥伤攻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战争罪，¹⁴ 以及企图恐吓生活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的战争罪。¹⁵

44. 为了将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附属组织驱离非军事区，政府军于 2 月中旬从 Ma'arrat al-Nu'man 区(伊德利卜)开始发动协同一致的空中攻势。3 月初，为了反击对胡迈姆空军基地的进攻，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加入了这场战役。此后不久，随着亲政府军开始袭击数十所医院、教育设施、市场、学校、面包店和农田，非军事区及其周遭地区数十万平民陷入毁灭性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截至 5 月中旬，多达 20 万名平民从非军事区流离失所，15 个保健设施、16 所学校和三个境内流离失所者定居点据报告受到敌对行动的影响。

¹² 2019 年 1 月，黎凡特解放组织恐怖分子从敌对武装团体手中夺取了几十个城镇和村庄(见 A/HRC/40/70)，控制了伊德利卜省 90% 以上的地区，以及哈马北部和阿勒颇西部的毗邻地带。

¹³ 虽然委员会无法确定是哪一方首先发动攻击，但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重武器在非军事区的存在本身就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 2018 年 9 月 17 日在索契签署的关于稳定伊德利卜降级区局势的备忘录的条款。

¹⁴ 见 Henckaerts and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le 156。

¹⁵ 公诉人诉 Stanislav Galić, 案件号 IT-98-29-A, 2006 年 11 月 30 日的判决，第 99-109 段。

45. 例如，3月9日下午约6时40分至8时30分，政府军在萨拉奎布北部进行了空中打击，发射了四枚导弹，破坏了为大约80,000名居民提供服务的 Al-Hayat 妇幼医院、血库和救护车服务机构。Al-Hayat 医院被纳入联合国消除冲突机制，亲政府军在进行打击时知道其坐标。一名证人描述说，大约下午6时40分，第一枚导弹击中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居民区，造成一男一女死亡。几分钟后，第二枚导弹击中萨拉奎布北部离 Al-Hayat 医院约300米的血库，损坏了重要设备和医疗用品，使该建筑至少在四天内无法使用。大约20分钟后，因为预计会有进一步的攻击，Al-Hayat 医院的病人被转移到一个地下避难所，在那里待了30分钟才被疏散。在晚7时至8时的疏散过程中，第三枚导弹击中了 Al-Hayat 医院的主要入口处，损坏了一台发电机和重要的医疗设备。大约15至30分钟后，第四枚导弹击中了距离 Al-Hayat 医院不到一公里的救护车服务机构，损坏了医院的墙体和窗户，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受伤(关于一系列其他袭击的详细说明，见附件二)。

46. 4月29日，亲政府军在哈马省北部和伊德利卜省开始第二次暴力升级。大约一星期后，即5月5日，亲政府军空袭了伊德利卜的至少三家医院：哈斯的“解除冲突的”洞穴医院、“解除冲突”东方医院和 Kafr Nubl 的 Al-Sham 医院。

47. 5月14日晚7时左右，亲政府军向 Jisr al-Shughur 的鱼市和女子小学投掷了两至四枚导弹。目击者描述至少有三枚导弹被空投到市场上，基本上摧毁了商店和市场摊位，整个受影响地区血肉横飞。攻击造成至少八名平民死亡，包括七名男子和一名三岁女孩，另有八人受伤。

48. 委员会采访的证人回忆说，在第一次袭击几分钟后，第二枚导弹击中了附近的 Abdul Rahman al-Naser 女子小学，摧毁了学校的墙体、行政办公室以及学校书店和操场。一名证人描述，当天上午早些时候，由于越来越多的侦察机在该镇上空盘旋，教师们中断了颁发文凭。此外，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委员会收到的可靠信息显示，伊德利卜非军事区约70所学校因敌对行动而被毁或受损，20多万名学生无学可上。

49. 随着对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特别保护的物体的数十次袭击，委员会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在本报告所涉期间，非军事区数万公顷的重要作物和农田失火。委员会审查的卫星图像显示，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田地、果园和橄榄园在燃烧，包括那些用来栽种大麦、小麦和蔬菜等作物的地方。调查仍在进行中。

50. 5月底至6月初，亲政府军在伊德利卜南部使用燃烧武器发动攻击。例如，亲政府军于5月25日和26日在汗沙文发动攻击，从大约晚11时30分开始，持续到午夜之后。当时最靠近 Khan Shaykhun 镇的前线在 Suran 和 Kafr Nabudah，两者都在大约12公里以外。由于对民用基础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的攻击，到7月，成千上万的平民逃离了 Khan Shaykhun 镇。

51. 自2019年初以来，数百名平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被杀害。除了伤亡之外，截至6月底，至少有33万名妇女、男子和儿童流落到伊德利卜、阿勒颇西部和哈马省的不同社区。平民逃到资源本已稀缺的人口稠密地区，导致人道主义组织有限的救济能力益发紧张。其他人无法在土耳其边境附近的 Atma 等营地获得一席之地，因为没有住所，被迫在附近的橄榄树下栖身。来自非军事区

的大约 50,000 名平民目前陷入困境，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无法充分获得食物、药品或卫生服务。

52. 上述攻击模式确切表明，亲政府军系统地以医疗设施为目标。这种攻击可能构成蓄意攻击受保护物体和故意攻击医务人员的战争罪。¹⁶ 此外，记录显示，持续炮击平民居住区和以非军事区内受特别保护的物体为目标，造成了对暴力和胁迫的明显恐惧。事实上，居民们回忆说，由于害怕空袭，他们关掉了电灯，减少了活动，在此环境下，平民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家园。

53. 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毁灭农作物的火灾，这些农作物对平民的生存不可或缺。在某些情况下，火灾可能是亲政府军在农业区附近使用燃烧武器造成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54. 委员会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伊德利卜省的平民在过去一年中也遭受迫害。此前，委员会发现黎凡特解放组织恐怖分子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了大规模任意拘留。

C. 阿夫林(阿勒颇)

55. 总的来说，在本报告所涉期间，阿夫林和邻近地区的安全状况依然严峻。虽然敌对武装团体之间的争斗在 2019 年持续存在，但由大多数橄榄枝派别组成的所谓叙利亚国民军框架下的正式安全结构巩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A/HRC/40/70, 第 35 段)。这一框架内的武装派别事实上已经在有影响的地理区域瓜分了该省。当地居民不断描述混乱的安全状况、普遍缺乏法治以及一再发生的绑架、诱拐、酷刑、勒索和暗杀案件。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叙利亚国民军各派的这种侵犯人权行为一直遵循一种持久和明显可辨的模式。

56. 针对土耳其在该国西北部的存在和支持武装派别的叛乱运动进一步加剧了安全局势，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与在 Tall Rif'at 和周围地区活动的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有关联的库尔德叛乱分子发动的。

57. 平民经常陷入敌对派别或叛乱活动的交叉火力下，或者直接遭受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之害。例如，5 月 28 日，在 Jindayris，叙利亚国民军下属的两个武装团体之间爆发交火，站在商店外面的一名 35 岁的男子死亡，他身为丈夫和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父亲。

58.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阿夫林区发生了一系列炸弹袭击事件，6 月 2 日在 I'zaz 镇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造成至少 13 名平民死亡，包括八名男子、两名妇女和三名男孩，另有 15 人受伤。晚上 9 时 45 分左右，即所谓的库尔德市场挤满了晚祷结束后离开附近清真寺的居民的时分，一枚汽车炸弹在市场爆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¹⁶ A/HRC/27/60, 第 109-111 段; A/HRC/33/55, 第 42-65 段, A/HRC/34/64, 第 30-40 段。此外，2016 年 5 月 3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286(2016)号决议，谴责在冲突局势下对医疗设施和人员的攻击。

五. 持续冲突造成的影响

A. 阿夫林(阿勒颇)

59. 在整个阿夫林，严峻的安全局势继续助长侵犯人权的环境，包括经常是出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综合原因的诱拐和绑架。武装团体和/或犯罪团伙绑架的受害者往往是库尔德人，以及被视为富裕的平民，包括医生、企业主和商人。受害者通常在旅行时失踪，主要是在检查站，或者在晚上从家中被绑架。例如，委员会记录了 5 月 13 日的一起案件，两名男子和一名智障儿童在从阿夫林前往 I'zaz 的途中被一个武装团体绑架。据报道，几天后，发现其中一名被绑架者死亡，并有遭受酷刑的痕迹，而绑架者要求对其余被绑架者支付 10,000 美元的赎金。委员会收到的陈述表明，第二名男子在事件发生 40 天后被发现死亡，也有明显的酷刑痕迹；此后，发现了孩子的遗体。

60. 个人，包括公开批评武装团体的活动分子和被认为是前政府支持者的人，经常遭到逮捕、拘留、酷刑和勒索。例如，一名受访者说，他在 1 月份被一个武装团体逮捕后，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毒打和火刑，直到支付了 600 美元方始获释。在 2 月份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记者在阿夫林被一个武装团体逮捕，并被指控与外国新闻机构分享信息。他在审讯中遭到毒打。

61. 居民向该委员会表示，当地居民认为最近一波逮捕主要是为了给武装团体创收。在这方面，委员会收到报告称，因涉嫌与库尔德组织有关联而被捕的年轻人被迫支付 400 美元罚款才能获释。

62. 返回阿夫林的流离失所平民经常被禁止进入他们的产业，如果这些产业被武装团体成员及其家人侵占的话。其他人在货物和车辆被盗后，被要求支付高达数千美元才能赎回(另见 A/HRC/39/65, 第 29 段)。委员会收到的报告表明，农民为了耕种自己的土地被迫纳“税”。橄榄农同样被要求将一定比例的收成作为“税收”上交武装团体。此外，委员会收到了几份关于武装团体洗劫历史和考古遗址的报告，其中包括 Tel Jenderes。对这些报告正在调查中。

63. 委员会收到的报告还表明，特别是在信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派别控制的地区，¹⁷ 最近几个月对妇女权利实施了严格限制。侵权行为包括对妇女和女孩实施严格的着装规范，限制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妇女和女孩受到武装团体成员的骚扰，特别是在通过检查站时。

64. 向地方议会、宪兵和土耳其官员提出申诉的受害者不断表示，控制方仍然不愿意或无法提供有效的补救。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迹象表明土耳其当局有能力或意愿控制武装团体的不当行为。

65. 委员会继续收到指控土耳其当局控制、协调和资助行政、司法和执行机构的报告。居民们指出，叙利亚法官和律师是由土耳其当局任命的，或者是与土耳其当局协调后任命的，民警也是由土耳其当局挑选和培训的(A/HRC/40/70, 第 70 段)。据报告，以前在各机构工作的库尔德裔官员经常被阿拉伯裔人取代。即便

¹⁷ 这些包括 Ahrar al-Sham、Faylaq al-Sham、Jaysh Usud al-Sharqiyah 和 Nur al-Din al-Zinki。

如此，受访者仍然认为行政和执行机构基本上无法平息数十个武装团体的非法行为所引发的不满

66. 委员会认为，有合理的理由认为，阿夫林武装团体的成员继续犯下劫持人质、残忍待遇、酷刑(见上文第 59-61 段)和掠夺(见上文第 62 段)等战争罪。

B. 政府控制区

67. 在政府军控制的所有地区，包括大马士革农村省和德拉省，委员会继续收到关于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报告(A/HRC/40/70, 第 73-77 段)。例如，在本报告所涉期间，Yabrud 和 Qalamun(大马士革农村省)的几十名年龄在 20 至 25 岁之间的男子被捕并被强迫失踪。

德拉省

68. 2018 年 7 月下旬，政府军从武装团体手中收复德拉省后，对决定留在该地区的平民实施了一个“和解”进程。¹⁸ 具体而言，要求所有平民签署忠诚誓言，委员会最近获得了一份誓言副本。其中的规定侵犯了许多重要人权，包括和平集会的权利。此外，平民被迫透露任何选择离开该地区的人的姓名，以及人权活动分子的详细联系方式。在整个 2018 年下半年，一个委员会前往德拉各地的村庄，让平民在该文件上签名，他们只有几分钟时间阅读和签名。

69. 关于主要依据政府军队以上述方式收集的情报编制的“通缉名单”，委员会收到了德拉省各地强迫失踪的报告，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被认为因记录政府的攻击而“背叛了国家”。多名受访者指出，叙利亚军队第四装甲师控制了德拉省。受访者在描述德拉的总体安全局势时报告说，与 2011 年起义有关联的个人成为第四装甲师的目标。

70. 从 3 月中旬开始，德拉市和 Tafas 的平民对上述大规模任意拘留平民日益愤怒，并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他们。作为回应，5 月 23 日和 30 日以及 6 月 12 日，政府军释放了约 61 名囚犯。调查仍在进行中。

71. 除了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之外，德拉省的总体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绝大多数居民无法享有服务和公用事业，包括电力、水和天然气。在大多数村庄，气罐要么不可用，要么价格过高。一名男子报告说，国家每天只供电两到三个小时，而水每三天一次，且只供应几个小时，这甚至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

72. 德拉省的儿童仍然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特别是中小学生，这是因为学生大量返回该省。在人口回返之前，德拉省的学校平均每班有 25 至 30 名儿童。然而，这些数字最近翻了一番。由于许多学校受到敌对行动的影响，学校开始在那里仍然可用的建筑中轮班上课。此外，政府军 2018 年 7 月控制该地区时，许多教师逃离，留下资质不足的人来讲课。虽然值得称赞的是，政府接受了武装团体为较年幼儿童颁发的教育证书，但显然拒绝承认向 9 年级及以上学生颁发的教育证书。这迫使成千上万的学生需要复读和重新考试。

¹⁸ 关于忠诚誓言与和解，另见 A/HRC/36/55, 第 20-22 段。

杜马，东古塔

73. 对东古塔(大马士革农村省)的杜马的平民来说，整体局势也依然严峻。受访者描述说，整个杜马大约每隔 200 米就有一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是政府军为限制和控制希望离开该地区的平民的行动而设立的。绝大多数居民从杜马迁往大马士革需要得到批准。如果居民获准通勤到大马士革，他们必须在检查站将身份证件留交给政府士兵。一名男子指出，检查站的士兵有一个计算机化系统，用于跟踪进出杜马的平民的行动。

74. 一些受访者同意政府控制地区的居民普遍存在恐惧感的说法，在这里，平民目睹了其他人因与他们在北部或国外的亲属交流而被逮捕¹⁹。在杜马，平民提及受到政府军的监视，指出他们的电话被窃听并不断受到监视。为了维护他们的隐私，东古塔的许多居民承认使用一次性 SIM 卡。

75. 国家不向杜马的居民区供电。一些居民注意到供应给该地区的水不适合饮用。同德拉一样，儿童的状况也很危急，杜马居民报告说，大量儿童在街上乞讨，兜售面包和花生，或者在建筑工地打工。另一些人谈到贫穷对女孩的不同影响，指出女孩年仅 13 岁就会被作为第二或第三个妻子“许配”给年长男子。

C. 流离失所

76. 叙利亚冲突导致约 1,300 万平民流离失所，包括 670 万难民和 620 万境内流离失所的妇女、男子和儿童。许多人背井离乡，被迫放弃一切，他们的基本人权继续受到严重侵犯。对医疗和教育设施的攻击，加上对人道主义准入的限制和对粮食供应的破坏，进一步恶化了这些逃离者的处境，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

77. 大多数流离失所者是始终受到冲突不利影响的妇女和儿童。在流离失所和其他情况下，妇女和女孩更有可能受到剥削和虐待。残疾人和老年人在迁到服务严重受限的住区时，会遇到攸关重大的保护和援助问题。此外，流离失所加深了先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加剧了基于性别的伤害。

Rukban 难民营

78. 在持续恶化的条件下生活了近四年，仅获得一次性援助物资后，²⁰ 随着 3 月底至 5 月组织的一系列撤离，大约 16,000 名妇女、男子和儿童离开了 Rukban 难民营。撤离者向委员会描述说，他们必须支付交通费用，包括牲畜和其他物品的费用，才能离开 Rukban 前往政府控制区。然后，平民从那里分批搭公共汽车上路，在到达霍姆斯省的目的地之前还须经过安全检查。

79. 那些一贫如洗或因其他原因无力搭车离开 Rukban 的人被丢下，在荒野中绝望地煎熬。妇女和女孩首当其冲，受到猖獗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剥削。儿童的情况尤其糟糕，难民营中的大多数男孩和女孩已经失学将近五年，此外，他们的出生从未能在主管当局正式登记，难以获得食物、药品和其他救生用品供应。

¹⁹ 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三款。

²⁰ 最后一次由联合国和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联合组织的人道主义车队是在 2 月 6 日抵达 Rukban 难民营，运送了食品、保健和营养用品、疫苗、教学材料和其他物资。

80. 此外，之所以决定离开，似乎是出于进一步的人道主义交付前景渺茫，而在平民先前用来走私食物和药品的供应路线关闭后，包括婴儿在内的可预防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政府控制区内持续不断的侵权行为损害了平民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返回他们的家乡或他们自行选择的另一个目的地的权利。²¹

Al-Hol 难民营

81. 1 月至 3 月期间，叙利亚民主力量和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加强了对德尔祖尔省东部的攻势，攻击目标是伊黎伊斯兰国的最后一些据点(上文第 26-33 段)。结果，包括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及其家人在内的数万人被包围在不超过约 500 平方公里的地区，那里的资源已经很稀缺，服务基本上不存在。亲历者讲述了他们被困在帐篷里，几乎没有食物和水，近乎持续的空中和地面轰炸已经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为了躲避轰炸，他们不断移动。在某些情况下，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阻止个人，包括家庭成员和雅兹迪妇女逃离该地区。不时有巴胡兹最后几次战斗的女性幸存者报告说，她们只有在丈夫阵亡后始得逃脱。逃脱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描述说，他们被迫在严冬穿越空旷的原野逃离，往往是在晚上，为求生东躲西藏，很少有机会获得食物和水。

82. 为了应对从巴胡兹涌入的流离失所者，叙利亚民主力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²² 在离前线约 700 米处建立了临时管理站，在那里，逃脱者最多只能获得两天的药品和卫生服务，等待完成甄别程序。男子乃至年仅 12 岁的男孩都被视为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与妇女和儿童分开，转入拘留站，大多数人至今仍被关押在那里，没有充分的司法保障，被拘留者随时会受到虐待。

83. 妇女和儿童，包括伤病者在内，随后被塞进敞篷皮卡车，集体转移到 Al-Hol 难民营，到 3 月份进攻结束时，大约有 73,000 人生活在那里，其中 92% 是妇女和儿童。据记录，至少发生了 390 例可预防死亡，大多数是由于肺炎、脱水或营养不良，主要影响到五岁以下的男童和女童，或在前往 Al-Hol 的途中，或是抵达后不久。生活条件仍然很恶劣，受访者一再谈到，在管理站，甄别程序往往会延误医疗救助，尽管有一望可知的患病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孕妇和新生儿母亲。暴雨淹没了帐篷，痢疾、传染病和皮肤病肆虐，加重了急性营养不良的长期后果。截至 6 月底，约 800 个家庭返回拉卡省，而其他露宿的个人被移交他们可能遭受酷刑、虐待或死刑的国家，这违反了不驱回原则。在编写本报告时，约有 70,000 人滞留在 Al-Hol 难民营。

84. 大约 11,000 名外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家庭成员被与普通民众隔绝，远离为难民营其他人服务的食品和保健点。许多人被围栏封闭，守卫森严，据说他们得不到食物，也不能获得医疗保健，包括他们的婴儿(其中一些人有明显的弹片伤，严重营养不良，最终死亡)。叙利亚民主力量将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家属关押在至少另外两个类似的营地，即 Al-Roj (哈塞克省)和 Ayn Isa 难民营(拉卡省)。对民主力量的武装警卫骚扰营地妇女的事件正在调查中。

²¹ 见《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原则 28。

²² 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le 121, which states that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must be held in premises which are removed from the combat zone and which safeguard their health and hygiene”。

85. 外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家属，包括儿童在内，大多数人被叙利亚民主力量收容，前途莫测，这是由于其许多原籍国最初拒绝接受对他们的遣返。如此一来，妇女和儿童更有可能进一步激进化，特别是考虑到缺乏对年龄和性别敏感的康复方案。另有报道涉及激进妇女袭击营地其他女性居民的几起事件，包括殴打、骚扰和焚烧被视为“异教徒”的妇女的帐篷。大约 3,500 名儿童，包括 502 名无人陪伴的儿童，生活在难民营中，其中许多是外籍战斗人员所生，包括因强奸而生。如同母亲一样，他们大都没有身份证明，这反过来损害了他们的国籍权，²³ 迟滞了家庭团聚进程，并使他们面临更高的剥削和虐待风险。

86. 大批雅兹迪妇女、女孩和男孩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家属一道，从巴胡兹的最后一个伊黎伊斯兰国据点现身，被叙利亚民主力量带到 Al-Hol 难民营。许多人在难民营中经常与俘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家属为伴，需要隐藏其种族和宗教身份，担心遭到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报复，还要面对该团体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另一些人担心，他们经历的无数暴行，包括性奴役和强奸，²⁴ 所带来的耻辱会使他们受到雅兹迪社区的排斥，正如他们被俘获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经常恐吓的那样。

87. 雅齐迪最高精神委员会²⁵ 发布的一项决定宣布，获救的雅兹迪妇女将被接纳回到她们的社区，但不包括她们因强奸而生下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儿女。²⁶ 寻求返回的幸存者陷入痛苦的两难处境，要么将其儿女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孤儿院，要么被逐出社区。一些雅兹迪幸存者分散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的临时难民营，与她们的俘获者的家属关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创伤。在遭受多次侵权行为之后，由于返回各自社区的前景不明，Al-Hol 难民营中的雅兹迪妇女和儿童获得康复所需的保健、心理支持和创伤治疗的机会很有限。

88. 当雅兹迪幸存者描述他们所经历和目睹的罪行时，除了恐惧、伤害和痛苦之外，身份和归属感的丧失成为最常见的叙事，特别是对雅兹迪女孩而言。雅齐迪男孩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此外还有被否认他们的民族宗教起源，忘记他们的出生家庭、姓名和母语等等经历。在家庭分离的情况下，此类经历更是创深痛巨，因为母亲作为该群体的一员，不得不将囚禁期间出生的孩子交给孤儿院，以便回归她们的社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选择”导致雅兹迪母亲不愿离开 Al-Hol 难民营，进一步疏远了她们的社区。随着大多数雅兹迪幸存者被迫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的 Al-Hol 难民营和类似拘留营，种族灭绝伤害的长期影响进一

²³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

²⁴ 委员会以前曾报告过针对被带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的雅兹迪妇女和女孩的犯罪行为。见会议室文件“他们是来摧毁：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的犯罪”，(A/HRC/32/CRP.2)。可查阅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²⁵ 4 月 24 日，雅兹迪最高精神委员会发表声明，接受所有获救幸存者。然而，这一决定在三天后被撤销，排除了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所生子女。

²⁶ 一般见 A/HRC/32/CRP.2。

步威胁雅兹迪作为一个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不稳定存在和独特特征，²⁷ 以及其文化的无形方面，例如传统习俗和仪式等。²⁸

D. 基于性别的伤害

89. 叙利亚妇女、男子、女孩和男孩目睹了无数与冲突有关的侵权行为，包括不加区别的袭击、非法围困战、大规模拘留和失踪，此外，还有摧毁关键民用基础设施，攻击居民区和断绝食品供应。性别角色以及强化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助长和扩大了这些侵权行为的影响，给幸存者带来多方面的伤害，进而以不同方式塑造了他们的负面经历。例如，尽管基于性别的伤害显然包括人身伤害，但它们往往也包括未被承认的伤害，包括对行使广泛人权产生负面影响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和道德伤害。

90. 各方展开的大规模攻势影响了继续提供服务，并进一步影响了民用基础设施，往往使其无法运行，且难以修复。在伊德利卜，大火烧毁了成千上万块农地和麦田，妇女，特别是需要获得可持续生计的女户主家庭的妇女进入农田受到严重影响。无数医疗设施被敌对行动破坏或完全摧毁，许多妇女被迫在橄榄地里分娩，没有必要的产前和产后援助。虽然东古塔某些地区的服务逐渐恢复，但在其他地区，服务仍然基本上不存在。伴随经济状况脆弱以及法治和保护机制的普遍缺失，在本报告所涉期间，越来越多的亲密伴侣暴力行为不断加剧，特别是在伊德利卜，这导致了童婚现象猖獗，特别是在东古塔，意在减轻经济负担。受访者，其中许多是因战争而失去配偶的寡妇，一再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女儿的“荣誉”，进而维护家庭的名声。出于类似原因，杜马有一名 12 岁的残疾女孩结婚。

91.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继续发生。由于强奸和暴力造成的恐惧和威胁，性暴力在冲突中的作用很突出。²⁹ 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据称在政府控制区发生的强奸和性暴力侵害妇女的报告，包括身为回返者、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平民。调查仍在进行中。

92. 基于性别的伤害也表现在关键权利的行使上。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由于男子和 15 岁以上的男孩遭遇亲政府军，主要是政府军实施的广泛和系统的逮捕和失踪，女户主家庭迅速增加。³⁰ 许多男子和男孩的死亡没有记录在案，家庭成员因此无法获得任何证明其亲人死亡的文件。没有官方死亡证明，妇女无法解决与死亡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而影响到继承权和监护权，并严重限制了她们的行

²⁷ Global Justice Center, “Beyond killing: gender, genocide, and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2018).

²⁸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 1 条。

²⁹ 见会议室文件“我失去尊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A/HRC/37/CRP.3)。可查阅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³⁰ 例见，委员会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死亡通知”，2018 年 11 月 27 日，以及会议室文件 (A/HRC/31/CRP.1) “无所见，无所思：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拘留期间的死亡”。可查阅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动自由，特别是带未成年子女出国旅行的自由。叙利亚妇女称，为了确保这些权利，许多妇女被迫在四年后宣布其配偶死亡，或在一年后声称被遗弃。³¹

93. 此外，叙利亚妇女在子女登记方面面临困难。由于叙利亚国籍是通过叙利亚父亲传给子女的，³² 叙利亚妇女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在行政部门进行民事登记时遇到障碍。尽管法律规定允许妇女将叙利亚国籍传给子女，而不必证明与父亲的法律关系，包括就非婚生子女而言，例如在强奸案中，³³ 但情况似乎很少如此，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规范和伴随而来的污名化所致。

94. 例如，6 月初，至少 800 个家庭，包括与外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叙利亚妇女和儿童，离开了 Al-Hol 难民营前往拉卡省。受访者描述说，在哈马省政府民事登记处登记外籍战斗人员所生子女并传给其国籍的尝试基本上都落空了。这些决定的影响完全与儿童的最大利益相悖，大大限制了儿童获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并增加了剥削、虐待和贩运儿童的风险。

95. 身体和智力残疾的妇女和女孩也受到冲突的不利影响。在伊德利卜省，残疾妇女和女童——因缺乏经济机会而受到严重影响——被迫搬迁到 Atma 难民营群，这里由隶属于黎凡特解放组织恐怖分子的“救国政府”管理。一名腿被截肢的妇女描述说，她和她的四个未成年子女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没有人道主义援助和对她的行动不可或缺的专门服务。

六. 建议

9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的持续演进，导致了一些会员国积极干预，通过在实地的直接行动以及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后勤、物资和财政支持来支持或反对政府。

97. 委员会重申以往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特别强调保护平民，包括流离失所人口，尤其是在敌对行动持续不断的地区。

98. 委员会建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a) 确保有需要的平民无条件持续获得人道主义和医疗救助，并保证援助和卫生工作者受到保护；

(b) 确保以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和援助流离失所和回返的妇女和女孩，包括她们获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并享有在财产和证件等方面的关键权利；

(c) 允许独立监察员和人道主义组织无条件进入所有拘留场所，同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³¹ 见叙利亚《个人地位法》，第 109 和 205(2)条。

³² 见第 276 号法令，第 3 条。

³³ 同上，第 3(b)条。

(d)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74(2019)号决议，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就被拘留者和(或)失踪人员的下落进行清点、搜寻和披露，并进一步建立与其家庭，特别是女性配偶的有效沟通渠道，以确保充分满足其法律、经济和心理需要；

(e) 落实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关于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的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2013 年)；并确认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和第 2122(2013)号决议规定的义务，重申需要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f) 确保残疾平民获得服务，包括教育和卫生保健。此外，需要提供重返社会、康复和心理支持，以确保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75(2019)号决议有效满足他们的具体需要，特别是残疾妇女和女孩的需要。

99. 委员会建议国际社会：

(g)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67(2019)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41/20 号决议，履行尊重和确保尊重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的义务，避免向冲突各方提供武器、资金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如果预计这种支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h) 批准促进在转让武器时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条约，特别是 2014 年生效的《武器贸易条约》；

(i) 中止直接伤害叙利亚人口，特别是妨碍实现儿童权利的经济制裁；

100. 委员会建议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和叙利亚民主力量：

(j) 审查和加强当前的军事行动和战术规程，以防止平民伤亡，特别是在为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和(或)国际军事力量而进行空中打击的情况下；

(k) 进行军事行动后审查和调查，并针对关于空中和夜间搜索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的指控公布调查结果，以确保透明度，进而确认更广泛的伤害模式，改进军事行动方式，促进问责制，并确保充分和及时的赔偿；

(l) 允许独立监察员和人道主义组织无条件进入所有拘留场所，同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m) 确保仅作为最后手段拘留 18 岁以下儿童，在此特殊情况下，拘留时间应尽可能缩短，并与成年被拘留者隔离。

101.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特别是非军事区，委员会建议所有各方：

(n)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第 2286(2016)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特别是医疗设施、人员和交通工具；

(o)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决议，通过包容各方和由叙利亚主导的政治进程，优先寻求非军事区当前危机的可持续解决办法；

(p) 执行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签署的稳定伊德利卜降级地区局势的备忘录。

[illegible]

20

Annex II

Attacks in Idlib, northern Hama, Ladhqiya and western Aleppo

1. On 4 April, at approximately 10.30 a.m., Government forces launched a surface-to-surface rocket attack consisting of at least three rockets with prohibited cluster munitions in Kafr Nabl town (southern Idlib), where approximately 80,000 residents lived. Witnesses described hearing explosions intensifying towards 10.45 a.m., followed by a number of smaller bomblets that exploded in residential areas throughout the town. Within the span of 15 minutes, at least three rockets were launched over a radius of some 800 metres, consisting of cluster bombs that dispersed bomblets 15 centimetres long. Numerous civilian homes were damaged, along with a commercial shop, and a public market known amongst community residents as the “Thursday market,” the day numerous civilians were shopping. At least 14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50 others injured, the majority of whom were women and children. Fearing further attacks, the majority of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 Kafr Nabl town were closed down, depriving thousands of education and medical assistance.

2. On 5 May, beginning in early afternoon, multiple air strikes struck a cave-hospital in Haas town, destroying the facility and vital medical equipment. No casualties were endured, however, as 14 staff and up to 20 patients were evacuated to a hospital in Marat al Numan (Idlib) after the first air strike. One interviewee described that, after the attack, he and other staff members ran to take shelter in olive fields some 150–200 metres away, while pro-Government forces launched second and third air strikes that destroyed the hospital. At approximately 3.00 p.m., a fourth air strike hit al-Hayat hospital, largely destroying the structure. At 9.00 p.m. the same day, a fifth air strike was launched al-Hayat hospital that destroyed the building.

3. Also on 5 May, at approximately 5.30 p.m., pro-Government forces attacked Orient hospital in Kafr Nabl (Idlib) three times, with 3 to 5 minutes between each strike. Orient hospital was the closest medical facility to the Hass cave hospital, and had served up to 500 patients per day. The first air strike struck the main entrance. Two persons were killed and another five injured. The attacks rendered Orient hospital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noperable. Some 8,000 families fled Kafr Nabl since the first onslaught of aerial attacks in February, many of whom were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shelter under olive trees throughout northern Idlib. Also on 5 May, pro-Government forces launched air strikes against al-Sham hospital.